



孔叢子卷六

詰墨第十八

墨

翟尚戰國時有

百餘人孟子稱稱楊墨之言召天

下其著書誣稱孔晏之事故孔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

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

寡人者衆矣俱以為賢君人今問

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

高也 姬美節

孔曰

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
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
楚昭王卒公子閻子西子綦迎于
章立之是為惠王二年于西召故
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
號白公建之公好兵而下土晉伐鄭
鄭白公怒於楚使子西救鄭受襲而
殺之尹子西子綦於朝曰劫惠王欲
夫人宮白公自立為王劫餘會葉
公來救楚惠王之徒共殺白公惠
王復位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
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
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
勝以為白公蚘云仁符是時魯哀公
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
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
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
孔子於哀公十六年四月卒白公墨
於是秋始亂是孔子卒已十旬

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法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史稱晏嬰進稽而不可軌法居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不可以

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今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
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
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
先細民也與
此文稍異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為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

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
晏嬰斬衰枕草首經帶杖管菲食粥
居于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
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
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

樹鷓夷子皮於田常之門鷓夷子

馬舛為之此云樹鷓夷子皮蓋言若
皮鷓夷子然范蠡去越之齊自号鷓

夷子皮田常乃田和之曾祖蒞
公立平公遂專齊政此言夫子欲
却帶聊紀微

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已也記曰孔子

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鞶田常病之

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

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齊戒沐浴

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

奉季孫

詰之曰若以季孫為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

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為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

孔悝以亂衛

季路以衛出公難結

為莊公衛之亂陽虎亂魯陽虎欲殺三桓
子貢時不與
三桓攻之將殺齊佛肸以中牟畔
漆雕開形殘形殘惡疾也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為

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使時子貢為魯

子路聞而後往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

弟子之有佛肸以中年叛召孔子則

有之矣為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

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

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

子相魯為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

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

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

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

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而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不然則不然矣

言晏子前稱孔子非聖賢之行今又以為前稱孔子非聖賢之行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

景公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

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言削迹於樹於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

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

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

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

言盈成匡乃人弟之其父尚為孔子

孝子人兄之弟門人且以為貴則

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

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

而屈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

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哀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

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

為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言墨子

不哭安則為同已且晏子服父禮則

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

曹明字麟之許人附魚觀子詰

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安矣假使

墨者復起對之乎荅曰苟得其理雖

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勸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

一食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善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矣不疑矣

獨治第十九可自擬不識獨治則

已於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
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
子魚曰慄則後丈夫不生則已生則
有云為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
脩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
獲其利竊為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

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凡文者可
與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
定子脩武以助之取吾脩文以助之
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
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
子之學可矣蓋仕乎對曰臣所學於
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

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
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
將奚以為荅曰為治也世治則助之
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
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頽有
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

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

至無患矣○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

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張耳陳餘
大梁人秦

滅魏求耳魚俱走會陳勝吳廣起兵

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

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

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

其行脩其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

順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
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
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
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
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
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
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
子賢欲諮良謀虔意相望也子魚遂

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
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
博士為太師諮度焉○子魚名鮒甲
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
立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眾賓
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
怒曰佑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
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王心

慙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
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
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
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以對
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
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
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
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

遵奉焉對曰昔唐之內親九族外協

萬邦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

舅姑亦雅云妻之父母為外姑亦雅云妻之父母為外由是明之

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

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

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

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此配

非尚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已

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列籍繼之以姓而無別駸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為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別姓猶言別宗弗父

何宋思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謂哭孔氏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陋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二十一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谷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
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
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
司徒執杼北面而誓之其辨誓
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
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
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
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

告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于上
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遷廟之主及
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
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祢謂之主命亦
載齊車凡行圭皮圭幣帛皆每舍奠
焉而後就館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
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
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

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
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
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
司徒執杼北面而誓之其辨摠摠誓
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
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
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
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

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于上
帝柴于郊以出以齋車遷廟之主及
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
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祢謂之主命亦
載齋車凡行圭皮圭幣帛皆每舍奠
焉而後就館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
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
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

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
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
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
軍門之前有司讀詔誓使周定三令
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
即敵將士戰全巴克敵史擇吉日復
禡於所征之地馮師名柴于上帝祭社
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

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
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
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
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
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
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
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禩然後入設
奠以反主於禩於若主命則卒奠歛

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
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
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
軍門之前有司讀詔誓使周定三令
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
即敵將士戰全巴克敵史擇吉日復
禡於所征之地禡師名柴于上帝祭社
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

祭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
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
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
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
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
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
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禩然後入設
奠以反主於禩於若主命則卒奠歛

王理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
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
群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
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
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
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也
一將而一師陣則忘其家也
於戎故天子命將出征親齋盛服

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
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
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
鉞天子乃東回西面而揖之謂轉東南
而揖西面亦弗御也御然後告太社
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左傳云社有
以鬪馘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
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

不類其克不馮戰之所在有大山川
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
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
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
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
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
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
則駟騎赴告于載橐鞬橐鞬也天子

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
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
日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
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
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
之禮固為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
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

陳人有武臣卿弒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夫狂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

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本於著書萬言後韓三遺非使秦秦王悅十餘萬言後韓三遺非使秦秦王悅諸公不信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之不為秦比人遺情也今王不用法誅遺秦王使自殺然非使治非李斯使認秦書然死於子鮒曰子信之為然是

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穿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

氏趙襄子之行嘗先加具臣而後有功趙襄子立四年知伯益驕請地魏與之攻趙襄子趙襄子與知伯陽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趙襄子與知伯陽遂國攻香陽群臣皆外心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與合謀反滅知氏共分其地韓魏與襄子合謀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是急群臣皆懈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先之以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

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
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
與韓趙魏伐鄭遇陳垣而還是時夫
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
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帥師伐鄭次
于同丘鄭弘請救于齊齊師救鄭
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敵
齊是此時知伯與中行氏譖卿猶在
而仲尼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
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

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
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
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
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
非所望也武臣义手跪謝施施而退
俯施繼繼遂告人曰吾自以爲學之博
矣而可吞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
在精之也○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

得為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荅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伐殷乃興滅繼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携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荅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虞帝胤備為三恪恪

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荅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周建時以子時為朔夏建丑以丑時為朔商建寅以寅時為朔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

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為何如荅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

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於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

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以誅秦秦使將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需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

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

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
善射百夫決拾章邯烏將卒皆死士
也周章若儒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
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
願以人間近事喻之荅曰流俗之事
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
王察之也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
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驍捷

手搏躡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
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秀乃
積怒妻坐於牀荅焉左手建杖右手
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
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
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喘作窺而見
之趣而救之妻愈驕忿莫肯舍旃或
發其囊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

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
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田之夫
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
之心欲王備患之也王曰譬類枕佳
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
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博士
凡仕六旬老于陳將沒戒其弟子曰
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

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
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
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
必事焉

三

